



责任编辑:刘平 编辑:王君华
版式设计:曾晓华

学书感悟

■潘若骏

专一

余从六岁起,七十年来,将大量时间用在书法,或与书法相关的文化知识学习积累等方面上。一直坚信“一行精,行行通。行行行,行行松”的理念。

眼界

眼界决定境界,格局决定结局。所谓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。”当眼界越阔,心之所想也会随之改变。览遍古贤墨迹,才知道自己在什么层次。唯有努力追求,岂有自以为是、飘飘然之理。

见妙

书法是一门哲学,是宇宙天地万物奥妙之门。书法之奥妙不仅是眼睛能看见的外形,更在于看不见、说不清、道不明的内涵,如精气、神韵等等。

契合

书法的表现形式或书体,尽可能与书写的内容相契合或相近。比如:小楷写得再漂亮,若用小楷写“大江东去浪淘尽……”“醉来信手两三行,醒后却书不得”等气势恢宏、狂放不羁的诗词,怎么能把诗人的感受表达出来。弘一法师具有禅味的《知行合一》,王羲之之情之所至的《兰亭序》,颜真卿悲愤至极的《祭侄文稿》,皆是体现书法与诗文高度契合的作品。

超越

尽量不重复自己早已成熟的东西,不断探索、尝试新的想法。包括书体、风格、笔法、书写工具、墨色变化等,总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。重复自己等于浪费时间,时间就是生命。

青衣神摊开手掌

■杨国琼

眉山以南,峨眉以西
川西平原托起一枚青玉
三月的阳光铺成诗路
我们携光行走在
萤火飞舞的秘境

竹里巷蜿蜒成引线
点燃水幕里封存初恋
青衣神摊开手掌
将春蚕故事
捻作长河的弦音

多年后翻阅山河册页
这一章必泛着竹筒清香
我们会重返这首诗的韵脚
在每粒破土的字节间
认领自己发芽的声响

第一次相遇

■童建军

清晨,微风时叶蝉
九月的太阳依旧潇潇洒洒
形影不离地陪我步入校园
参天的香樟树
几间教室
不经意间从眼前溜过
缕缕阳光拉长斜斜的身子
挤过门窗照亮教室的角落

一个身影与我期不期而遇
细步挪移 双眼凝视
长长的青丝掠过眉梢
白皙的脸庞泛着片片红晕
玫瑰也不可与你同日而语
相视一笑 默默无言
轻轻叩击我的心扉
悸动的心久久难以歇停
我脸颊红得像在酒窖中醉的

太阳不愿意为我有半分驻足
夕阳渐渐沉下
不忍直视我内心的羞涩
微波涟漪的沫溪河旁
一条伸向远方的乡村小道
你如诗如画的背影
远去 远去

本版投稿邮箱:Lsrbsfk@163.com

去沐川的理由(组章)

■徐澄泉

沐川本来就是一首诗,一首全方位的立体主义的诗,一首整体主义的诗。

在令牌山赏辛夷

牵着春风,捧起残雪,令牌山的辛夷树,翩翩起舞起来。

从远方赶来的赏花人,一心只想着春天的心事。

张三李四王五徐六,他们都是这个季节的天气预报:阴转晴,晴转阴,雨夹雪。

那些一袭紫衣的好女人,手执玉树和琼枝,各自妖娆着自己的妖娆。

在这个莽莽而又茫茫的世界里,阳光是最亮的色彩。

我看见早起的太阳,突破山峦、溪流、雾障的堵截,摆脱琪桐、杜鹃、山茶的围追,放下身段,亲切地吻着辛夷花们的酡颜。

几只“悬崖上的蝴蝶鸟”,站上一棵百年辛夷的树梢,贪婪地掠来,差点跌到悬崖下。一个拍鸟的快手,用镜头将它们一把救起,咔嚓咔嚓。英雄爱美。

千树万树的辛夷花,被感动得微微娇喘,泪光点点……

沐川是个大花海

前年冬天,去神木山看雪花。我一捧一捧收集积雪,塑成一个漂亮的白雪公主,请回家。

去年春天,去令牌山访辛夷。山肩上,两百年的辛夷老树绽新花。她们高处不畏寒的精神,令我刮目相看。

今年夏天,在森态源农业科技园区,我看到魔芋花娉婷的身姿。魔芋丑陋的

形象,竟然生出漂亮的女儿!哪个魔术师表演的幻术,颠覆了我的认知?

秋天是芙蓉花、紫薇花争艳的赛场。湿地公园,紫薇观景园,早在沐川等着我。我期待一个早到的秋天。

沐川是个大花海。汹涌澎湃的花潮,在一年四季里浩荡。玲珑剔透的花朵,是站在波峰浪谷上的仙子。

我是一个博爱的人,我追逐绿野仙踪,我更爱绿野仙子!

但我从手不缚,从不让贪欲和残忍摧毁任何美的事物。何况是一朵美丽的花呢。

以至于今,沐川的花们,都还在她们美丽的家园,自由自在地恋爱和生活。

诗一样的沐川

早想为沐川写首诗。

为五指山写首诗。五指山的雪花,晶莹剔透;五指山的辛夷花,梦幻粉紫。如果两朵花融合在一起,究竟是谁的颜色? 谁是谁的芳香?

为沐川竹海写首诗。天与地,山与水,植物与动物,动的或静的,沐源川的历史或沐川县现实,一个字就能概括:绿! 透明澄澈的绿,漫无边际的绿。

为桃源山居写首诗。桃源仙境的幽美,农耕文明的古雅,现代科技的精妙,在一条山谷里多元并存,各呈异彩。

为沐川茗茶写首诗。牛郎坪的茶人,除了牛郎,也有织女。他们相会在月光上的鹊桥,也团聚在阳光下的春山,继续在



冰瀑玉壶

吕桂明摄

又到腊味飘香时

■叶启云

时光进入农历冬月,位于川西南山乡的故乡寒气渐浓,又到了乡亲们一年一度宰杀年猪熏制腊味的幸福时刻。此时故乡的各个村落,随处可见各家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腌制腊肉、灌制香肠的欢快镜头。

年过八十的父母今年仍旧喂养了两头肥猪,宰杀年猪的时间定在小雪那天。制作腊味是一项较为庞大的工程,当天还未天亮,住在同村的叔叔、婶婶、姑姑、姑姑等十多个亲属就早早地赶来帮忙。在协助张屠户对两头肥猪进行宰杀、分割、清洗后,大家就着手腌腊肉和灌香肠。

故乡制作腊味已有数百年历史,乡亲们腌熏腊肉、灌熏香肠都是承袭祖辈传下来的手艺。腌制腊肉时,年过六旬经验丰富的姑姑主动请缨,部分亲属则给她当助手。姑姑把精盐和花椒、八角、山奈等按比例配制好的香料放在炭火正旺的大锅里炒香,再将亲属递过的已分割好的条块状猪肉,逐块喷上少许当地地产的原度苞谷酒后,放在热锅里搓揉,待肉块表面均匀沾上一定量的香料后,最后被递到早已准备好的干净整洁的箩筐里堆腌。抹好一块肉,需花费二三十分钟时间。等到重达两百多斤的四十多块猪肉全部被沾上香料,并放入箩筐,这个过程占用了大家两个多小时。而肉块要被香料全部浸透,需在箩筐里堆腌一个星期左右。

在给肉块抹上香料放入箩筐的同时,年届六十同样经验丰富的叔叔也带领一队亲属着手灌制香肠。他们先把猪小肠清洗干净,小心翼翼地用削好的薄片将小肠上的油脂刮除,便于吹胀灌肉。这道工序尤其讲究,需用巧力用心地刮。若用力过猛,小肠会被薄片刮破而成为废品;若用力过轻,则油脂难以刮尽,影响香肠的口感。待把小肠刮好,叔叔就将其打胀后,挂在屋外的梨树枝上进行风干。

紧接着,亲属们在叔叔的带领下,将分割好的猪肉去皮,再切成大小适中的薄片。待八十多斤猪肉全部切好,叔叔就放入早已准备好的一定量苞谷酒,以及花椒、八角、

山奈等按比例配制好的香料,并充分拌匀,就可以灌香肠了。为使拌好的肉片能顺利入肠,叔叔从我家屋后的茨竹林中选取一根大小适中的竹子,按每段两厘米长锯成若干竹筒,并用弯刀将竹筒两端削切打磨平整,以免灌肠时伤手或划破小肠。

正式灌肠时,亲属们将风干的小肠按两米一根取材,用清水浸润并挤干水分,在其两端各套上一个竹筒,将拌好的肉片沿着竹筒口由两端往中间灌。为使肉片灌得紧实,亲属们边灌边挤,并不时用绣花针在灌好的肠段上扎孔,以防肠内积压空气而无法灌实。等把整根小肠灌装好,亲属们就按每段一尺左右用细线扎成若干节,以温水洗去肠皮上的油渍,再挂到院坝中的梨树枝上滴干水汽。要使香肠口感紧实,一般需在自然条件下晾晒一周左右。

待亲属们把肉块和香肠全部腌好、灌好,已近黄昏。大家美美地吃过早已准备好的庖汤饭,各自回家去了。此时,腊肉、香肠的制作工序已完工大半,其余步骤由我们自己来完成。

一周过去,箩筐里的肉块已腌得恰到好处,香肠也风干紧实,散发出诱人的特殊香味。因父母年事已高,怕他们累坏身子,我和妻子主动承担了后续工作。按照往年做法,我们将肉块逐一放到温水中清洗去除血水和油渍,再挂到院坝中的梨树枝上进行晾晒。

第二天,我们着手对已晾干水汽的肉块和已风干的香肠进行熏制。我们先把肉块、香肠整齐地悬挂在火膛上方的木架上,然后点燃早已准备好的柑橘皮、花生壳、柏树枝和丝茅草等熏料,并在明火上覆盖平时收集的青冈树锯木面,细火慢烟地熏烤。

熏制环节有讲究,如果全用明火,肉块和香肠容易烤熟变柴,撕咬费力;若全部用

品茗人的一杯日常里。他们色香味形兼具的爱情,像山间雾岚,袅袅渺渺。

为魔幻的沐川魔芋写首诗……

为磅礴的《乌蒙沐歌》写首诗……

沐川本来就是一首诗,一首全方位的立体主义的诗,一首整体主义的诗。两个土生土长的诗人——宋渠和宋炜,早已将它命名。慕名而来的海子,也掇拾了几片绿叶和落英,装进他匆匆的行囊。

不辞长作沐川人

去沐川只有两条路:沐源川道和仁沐新高速。一条返回历史,一条奔向未来。只选其一走过去,也费尽了我一生的脚力。

去沐川只拜两座山:五岷山有神木,令牌山有辛夷。两面高扬的大鹏,望酸了我的脖子。

去沐川只看两片叶:沐川竹海的翠竹,牛郎坪的紫茶,蔓延1400平方千米的绿意和紫韵,氤氲了我的视觉和嗅觉。

去沐川只吃一头羊:魔芋与生俱来的魔性与魔力,现代科技的洗礼与加持,都极度诱惑着我口腹的欲望。

去沐川,要听龙的传说:一条沐川草龙,龙头盘伏三溪村,龙尾一摆,就敲开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大门。

去沐川,只为吸一次氧、洗一次肺。好一个天然大氧吧,氧得起我,也氧得起你。

去沐川定居吧! 人世也好,出世也罢,长作一个沐川人。

嬗变的丘陵

■朱仲祥

赋能,让工业与农业齐头并进,城市与乡村比翼齐飞。一个腾飞梦想由此化茧成蝶,一个千年古县因此青春焕发。

“一年好景君须记,正是橙黄橘绿时。”吟诵着苏轼的千古名句,我们向位于龙泉山脉尾部的井研走来。但不是冲着满山的橙黄橘绿而去,而是试图认识井研的另一面,寻找到这个丘陵县嬗变的奥秘。

龙泉山脉曾是恐龙家园,并研出土过“亚洲第一龙”和若干恐龙蛋化石。龙泉山脉就是一条腾跃的巨龙,只见它轻轻一摆尾,便造就出一大片起伏的丘陵,并研县就位居这片紫色丘陵的北部。据说很早以前,一条驿路穿过这片土地,连接起蜀中平原和南方丝路。驿路上的驿站很简陋,简陋到用蒲草覆盖驿亭,所以有了“蒲亭”这个名字。随着战略地位凸显,蒲亭渐成集镇,北朝便在此置“蒲亭县”。

蒲亭地表呈现出贫瘠而干旱的土地,地下却流淌着宝贵的盐卤资源。这里的制盐业应运而生,成为蜚声四方的井盐产地,“蒲亭”之名也逐步被“井研(井盐)”所取代,隋开皇十一年(591年)废蒲亭置井研县,县名沿用至今,所属马踏、研城、研经等镇的得名,无不与此地盐业有关。

很久以来,每当人们提起井研,我眼前总会叠印出这样的镜头:蜿蜒的芒溪河畔并架林立作坊处处,一桶桶盐卤从隐秘的地底提取出来,不断注入水汽蒸腾的坩埚,洁白精细的成品盐在盐仓堆积如山。一条悠远曲折的盐马古道,横跨川黔的崇山峻岭之间,船帮或马帮通过岷江、金沙江水道或陆路运输,将井研食盐远销到贵州乃至东南亚地区。

“盐”是这片土地根深蒂固的印记。曾在上世纪的某个发展时期,“盐”也成了井研发展的思路羁绊。

掠过乡村橙红橘绿的浅丘风景,穿过挂满中国结的迎宾大道,大片林立高楼将我的思绪拉回到现实。出现眼前的崭新县城,为我今天的井研之行涂抹了鲜亮的底色,也为揭开井研嬗变之迷增添了信心。

走进城郊气度非凡的万马企业,置身农机装备园区服务中心,琳琅满目的大中小型农机具摆满展厅,在明亮灯光照耀下多姿多彩熠熠生辉。农用机械曾是井研工业的支柱产业,但那时的产品,都是瞄准山丘区的小型农机具,生产厂仅小国有企业一枝独秀。没想二十年过去,井研的农机产业已今非昔比。展台上大型谷物脱粒机、系列制茶机,全都是一键搞定的智能化操作;也有进入家庭的生活类机具,精巧美观,智能实用。其间的一架载重无人机特别抢眼,看似小巧精致的机身,却能载重二百五十公斤,可在建筑工地和庄稼地里大显身手。中心负责人告诉我们,目前井研的农机生产企业已达数十家,生产规模已经坐上了全国第三的交椅。

走出农机装备园区,我们来到一家新兴的纺织印染企业。井研曾在纺织产业上发过力,茧丝绸产业一条龙一度蜚声川内。意龙集团坐落在芒溪之畔,占地四百多亩的产业园区,画卷一般铺展在紫色丘陵上,望去一片爽心悦目欣欣向荣。

深入园区的所见所闻,再次刷新了我对井研工业的认知。站在玻璃回廊俯瞰生产车间,先进的智能化生产线上,一条条布匹如长长的溪流般倾泻而出。来到园区的成品展厅,我们竟然看到了宇航员服装和最先进行前沿的国防迷彩服,也看到了不少舒适时尚的民用布料和时装。应该说这里的每一件产品,都摆脱了传统纺织的用料和工艺,有着高科技、人性化、时尚风的设计和色调。

与意龙园区一墙之隔的,是帛宇智能科技。该项目所投资的棉纱生产项目,并非庄稼地里采摘的棉花,而是依靠高科技手段合成的太空棉。其时部分设施还在建设,核心的生产车间已经投用。两个足球场大小的纺纱车间,一排排现代化纺纱机械整齐列队,一根根洁白的面纱纱弦般脱颖而出。轻轻触摸原料桶的太空棉,轻柔如天上的云朵,温暖如母亲的怀抱。这是个无尘恒温车间,我们看不到污染听不见噪音,没有身穿白色围裙头戴白色帽子的纺纱女工穿梭其间,只有64台涡流纺纱机在轻轻运转,发出悦耳动听的绵绵细语。清澈秀丽的母亲河芒溪,玉带一般从园区外蜿蜒流过。

挥别井研踏上归程,一路上我都在琢磨“赋能井研工业”这个主题。赋能,让工业与农业齐头并进,城市与乡村比翼齐飞。一个腾飞梦想由此化茧成蝶,一个千年古县因此青春焕发。

乡愁记忆

行走笔记